

中华魂百篇故事

维新志士谭嗣同
记井冈山艰苦奋斗
的故事

吉林人民出版社

4



7.53
60-4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

不幸的童年

1865年3月10日，在北京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户部员外郎的家里诞生了一个新婴儿，由于这个孩子与父亲同一属相，胡取名嗣同。不用说，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维新志士谭嗣同。

在那个年代，生在官宦人家应当是幸运的，然而我们的小主人公却非常不幸。

谭嗣同的老家在湖南浏阳，父亲谭继洵，

母亲徐五缘。他的母亲虽然也是官家小姐出身，但为人挚诚朴实，治家井井有条。谭继洵读书科考的那些年，家里生活拮据，全靠母亲织布纺线维持家用，不管处境多么艰难，她从不耽误丈夫的学业。对孩子既严格管教又钟爱很深，乡里人都说她有古贤女的风貌。

1859年谭继洵终于考中了进士并做了京官，谭氏家族上下欢庆，不过，就在这欢笑声里，悲叹与不幸也一步一步地走来了。

原来谭继洵作了京官以后，取了一个小妾，后来他虽然也把家眷接到了北京，却过分宠爱小妾，造成了夫妻间的隔阂，所以当谭嗣同降生的时候，这个家庭已经不似从前那么美满恩爱了。

那一年，谭嗣同8岁了。母亲和大哥回湖南老家，把谭嗣同留在北京，小小的谭嗣同就落到了父妾的手里。这个女人把平时对他母亲的怨恨都撒到了谭嗣同身上，她经常无故打骂和训斥谭嗣同，有时还挑拨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让谭嗣同受父亲的责罚。

有一次，谭嗣同到父亲的书房里找书被她发现了。

“你这个死孩子，到这儿来干什么？”

“这是我父亲的书房，我愿意来就来。”

“好啊，连你个小孩子也敢和我顶嘴！”说她就操起了地下的扫帚，向谭嗣同打来。

谭嗣同向旁边一闪，躲了过去。但她这一下刚好打在父亲最喜爱的砚台上，砚台碎了，她一惊，又向谭嗣同打来，可谭嗣同已经跑掉了。

父妾没打着谭嗣同，却毁了父亲心爱的物品，气得大叫大骂。晚上，父亲回来，她故意弄得满面泪痕。

“怎么了？”谭继洵对这个小女人一向宠爱，关切地问道。

“我在这个家可没法活了，不仅老的压制我，连这么个小孩子也欺负我。他打破了你的砚台，我说他两句，他不但不听，还大声骂我。”她一边说，一边哭得泪人似的。

父亲心疼了，赶忙上来安慰：“你放心，

这个家有我就有你。那个小畜牲，我会管教他的。”

小妾见达到了目的，就开心地笑了。谭继洵哄好了她，转身就去找谭嗣同。

谭嗣同正在后花园里斗小狗玩，见父亲来了忙迎上去。

“爹！”

“你还有脸叫我爹！你毁了我的砚台不算，还气得你二娘哭，看我不好好教训你。”说着举手就朝谭嗣同打来。

“爹，不是，不是我……”

谭继洵根本不听他辩解，边打边骂。见父亲这样，谭嗣同不再说什么，用能喷出火来的一双眼睛，死死盯住父亲，任他打骂。谭继洵立即意识到了儿子的这一变化，把又举起的手放下了。

这天晚上谭嗣同没吃饭，一个人躺在床上哭了好久。

一个月以后，母亲回来了，她见谭嗣同面色难看，神情不爽，就问：

“她欺负你了？”

“没有。”

“你想娘了吗？”

“嗯！”谭嗣同脱开母亲的手跑掉了。

但，母亲已经看到了那悬在他眼中的泪。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却又隐隐地感到一丝快意：这孩子多坚强啊！

谭嗣同的母亲共生了5个孩子，3个男孩儿，2个女孩儿。大女儿很小就夭折了，剩下4个长大成人。

谭嗣同12岁那年，二姐得了白喉症，由外地到北京来医治，母亲携谭嗣同前去探望。不久，二姐病死。两天后，母亲由于受传染也病死了。大哥前来照看母亲，在母亲去逝的第三天也染病身死。

谭嗣同受感染后大病不起，昏迷三日不醒，后来又奇迹般地复活了，他有字叫“复生”就是这么得来的。

他虽然“复生”了，死去的亲人却再不能复生。二哥扶母亲、大哥、二姐的灵柩回

湖南安葬，孤苦的谭嗣同留下随父亲，他已失去了母爱，在父妾的挑拨下也得不到父爱，唯有和二哥的信函可以寄托一份亲情。可是几年以后，年仅33岁的二哥也在台湾官任上病逝了。

这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和不睦的家庭氛围，使谭嗣同常常感到压抑，感到一种积胸的愤懑和不满，使他极为深刻地感受到了封建伦理纲常的罪恶，一但他长大成人就要冲决这网罗，砸烂这世界。

仇恨八股

谭嗣同5岁开始读书，父亲为他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希望借名人之手，把自己的儿子扶上科举成名之路。

欧阳中鹄非常尊崇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学问和气节，经常给谭嗣同讲王夫之与满族贵族斗争的故事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谭嗣同孩童的心里埋下一颗颗反抗的

种子。

谭嗣同学习非常勤奋，先秦诸子的思想，丰富的文学，浩瀚的历史，无一不使他爱不释手。他14岁开始学诗，第一次作诗就写下了这样的佳句：

碧山深处小桥东，
兄自西驰我未同。
羨杀洞庭连汉水，
布帆斜挂落花风。

表现出非凡的才华。

但是，谭嗣同不愿意读经书，更讨厌作八股，父亲经常给他拿回些“名作”，什么某某状元的起股起得好，某某探花转股转得好，让谭嗣同参照模仿。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被谭嗣同束之高阁，除非父亲逼急了，他才拿出来应付应付。

谭嗣同不爱读教条的经书，作死板的八股，却崇尚不拘泥于俗套的侠义人物。有一次在庙会上他见到一个人。此人浓眉虎目，膀阔身长，方巾裹头，宽带束身，背后斜插着

一把大刀，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发出的笑声朗朗入耳。谭嗣同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在无形地吸引着自己。

“他是谁？好威风啊！”谭嗣同禁不住问身旁的同伴。

“你还不知道啊，他就是大刀王五。他叫王正谊，风威标局的标头。他走南闯北，扶危济贫，名气大着呢！”

“我想拜他为师，你看怎么样？”

“你”？那同伴上下打量着谭嗣同，“你一身绸缎，一看就是官家公子，他能与你交往？”

“看人不能仅看出身，我去找他！”谭嗣同穿过人群，到了大刀王五的近前。

“王大侠，听说你行侠仗义，武功高强，我想拜你为师。”说着谭嗣同深深一揖。

眼见华光一闪，来人拜在自己面前，王五心里一阵不悦，不知哪家公子哥又跑来讨没趣。可是，当谭嗣同抬起头来，对视他的时候，他一下怔住了。这少年除了衣着华丽，还有一脸正气，特别是他炯炯的双目中透着

一种豪气，凝重的眉宇间露着一种威严，这豪气和威严是与自己相似的！他心动了。

“你是富家子弟，怎么能拜我这乡野武夫为师？”

“穷富都是一样的人，我学好了武艺，也跟着你去帮助穷人。”

“好，说的好！我就破例收你这个徒弟。”

14岁的谭嗣同开始练武了。他不仅跟王五学习刀剑、拳脚，而且跟王五学习如何做人，跟王五了解社会。谭嗣同的心里开始同情下层人，那些每天辛苦劳作却吃不饱肚子的人。另外王五身上那种慷慨豪迈、倔强勇敢的性格也深深感染着谭嗣同。

谭嗣同每天习武看“杂”书，自然招来父亲的责难。有一次父亲亲自到了他的书房，只见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刀剑，书案上放着剑谱、刀法。一摞摞看过的书大都是文集、诗集和历代掌故、故朝沿革之类，他辛辛苦苦找来的八股样文落满了灰尘。再看看谭嗣同的习文、笔记、心得，除了诗赋，就是政论

和驳议，找不出几篇八股，老爷子发怒了。

“你自己说说，你每天都干了些什么，看了些什么？你到底还要不要功名？不为你自己，也为你死去的母亲想，你们三兄弟，就剩你一个人，你不再努力，我们谭家可要……”父亲又是气愤又是伤心竟说不下去了。

谭嗣同没有争辩，也没有表白，就那么站着，听着，一句话也没说。

“从明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用功，我定期来检查。”说完，父亲就走了。

父命难违，谭嗣同不得不耐着性子背经书，怀着怨恨作八股。1885年谭嗣同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时谭继洵已由北京调到兰州任官，谭嗣同及家眷也随父亲在兰州，他不远万里到湖南乡试，没有考中。

1888年谭嗣同第二次回湖南考举人，不用说又名落孙山。那一天，他怀着极度压抑的心情回到兰州，想到父亲那张不快的脸，他放慢了脚步。一进家门谭福就告诉他：“老爷和太太正在大厅里等你呢。”

谭嗣同拖着沉重的双腿迈进了大厅，父亲和当年的小妾，今天的夫人坐在正北座位上，妻子和两个嫂子分立在两侧，几个侄儿候在门口。他原打算先向家人问安，再向父亲请罪，然而，当他目光触到父亲脸上的不满，特别是继母脸上的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态和妻子脸上那种凄苦与不安，他一下被激怒了。为什么非得博得与世无补的功名，即考不取，又有何过？

谭嗣同在父亲面前跪了一下就站起来，一句悔恨的话也没说，坦然地平视着父亲。

谭继洵见他如此倔强，心中更加不满，当着家人的面大声训斥谭嗣同：

“我知道你不愿意考，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若没这个天份，我也不逼你，可你明明是有劲不往这上使！难道你想让我们谭家家道中衰吗？”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以后我再不准你出去游历，也不准看经书以外的任何书籍。你给我一心科举，将来成名，祖宗脸上也光彩。”

回到书房，谭嗣同只觉得书案上那一本本经书分外刺眼，好像一把把杀人不见血的屠刀，他拿起笔来，在经书上一连写了几个“岂有此理”，以泄心头之恨。

由于打心眼里厌倦经书八股，谭嗣同虽然在父亲的督促下又参加过几次科举，但都没能考中。

冲决网罗

1894年9月的一天，武昌湖北巡抚大衙的门前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他们一个个衣着褴褛，面带肌黄，有的手里拿着碗，有的手里端着盆，还有的只拿了块打破的瓦罐。这时，前面站出来一位白衣公子：

“乡亲们，大家不要挤，按顺序站好队，先让一让老人和孩子，马上就开始放粥了。”说完，他就和几个人一起下来归拢队伍。

“你们知道吗？他就是巡抚大人的公子。”

“是吗？听说这次赈灾的粮就是他去安徽

买来的？”

“可不是吗，他帮着筹了钱，又亲自带人到安徽，跑了许多地方才把米买回来，要不然咱们就等着饿死吧。”

“多谢谭公子！多谢谭公子！”人群里不断有人致谢。一位老人拉着小孙子给谭嗣同跪下，

“公子，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我们家8口人就剩下我这把老骨头和这个小孩子了，若不是你买回粮来，我们家可就绝根了。”

看着这些无依无靠的穷苦百姓，谭嗣同心如刀割。父亲上任湖北巡抚一年多就赶上两湖一带水灾，许多地区一片汪洋，颗粒无收，可怜的庄稼人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荒。一些走不了、动不了的老弱病残只能留下来等死。谭嗣同见此情景，心急火燎，主动提出帮助父亲赈灾。他以巡抚公子的身份筹款，又往返几千里买粮，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才有今天放粥这个结果，难怪灾民们感激得流泪。

放粥开始了。谭嗣同拿着木柄的饭勺，一勺一勺地分给每一个灾民。他买来的这点粮食，只能维持一两个月，过了这两个月又怎么办呢？谭嗣同看着灾民们一张张满是期盼的脸，心中无限忧伤。

就在这时，老家人谭福神色紧张地跑了过来：

“公子，佛尘他们来了，让你马上回去。”

“什么事这么急？”

“回去你就知道了。”谭福看了看那些可怜巴巴的灾民，没有把话说出来。

谭嗣同和下面几个人交待了一下，就同谭福回寓所去了。

客厅里，唐才常与刘淞芙神情抑郁地坐在藤椅上，不住地叹着气，见谭嗣同进来急忙站起来相迎。

“佛尘，出了什么事，这样急着找我？”

佛尘是唐才常的字。他也是湖南浏阳人，此时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喜好交游，不拘俗礼，为人真诚正直，与谭嗣同从小要好，

曾同师共读。

“上海传来消息，我们的海、陆军全败给日本了。”唐才常说。

“什么，都败了！？”谭嗣同只觉得脑袋“嗡”地一下，顿时一片空白，直愣愣地望着唐才常。

“复生，你没事吧？”唐才常见他这样，知道是受了刺激，连忙关切地问。

“没事，快说说具体情况。”谭嗣同强使自己镇定下来。

“淞芙，你来说吧。”

刘淞芙是唐才常在两湖书院的同学，为人刚直，又忧国忧民，与唐才常、谭嗣同等很和得来。刘淞芙介绍了中国战败的经过。

唐才常说：“外国报纸上评论，这一仗之后，日军探得北洋海军的虚实，就有可能直接从朝鲜过鸭绿江进攻中国领土。”刘淞芙接着说。

“没想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发展的这样快，还不到 30 年，就敢与大清帝国挑战。”

唐才常说。

“还不只是日本强大了。”谭嗣同深深地叹了口气，“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看看我们的国家贪官污吏遍地皆是，朝廷只知征税加赋，不管百姓生死，造成民变连连，灾荒不断，这么即贫且弱的国家哪有对外抵抗的能力，不遭侵略才怪呢？”

“看来西方真有比我们祖宗更好的办法，不然日本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刘瀚笑说。

“不错，西学已经压倒了中国的旧学，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起来，也必须走学西方救中国的路。”谭嗣同说着握紧了拳头。

“可是，学西方，怎么个学法，又从哪开始学呢？”唐才常边思索着边说。

谭嗣同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好像要平静一下内心的激动与不安，沉思了一会，他站起身来，用坚定的目光看着唐、刘两人：

“我想应当从办教育入手，只要能培养出新人，就会有新气象，有了新气象，不愁没有新国家，到那时我们君民一心，上下一体，